



錢

穆著

中國學術通義

臺灣學書局印行

錢

穆著

中國學術通義

臺灣學書局印行

⑧ 刊叢術學代當

中國學術通義 全一冊

著作者：錢

出版者：臺灣學生書局 穆

本局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登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記證字號

發行人：馮 愛 羣

發行所：臺灣學生書局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戶二四六六號
電話：三二四一五六・三四一三四六七

定價 精裝新臺幣一八〇元
平裝新臺幣一四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九月初版

0808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序

欲考較一國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層首當注意其學術，下層則當注意其風俗。學術爲文化導先路。苟非有學術領導，則文化將無向往。非停滯不前，則迷惑失途。風俗爲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爲風俗，則文化理想，僅如空中樓閣，終將煙銷而雲散。

中國文化傳統，綿亘數千年，乃由吾中華民族所獨自創建，自有其獨特性之存在。卽就中國社會風俗言，雖數千年來歷時遞變，然亦有其前後相承，一貫不斷之獨特性。卽以當前可目睹者言，全球社會，各地風俗，可謂無一相似。風俗然，學術亦然。中國學術，顯亦有其獨特性。苟不然，此社會風俗之獨特性，又由何來。惟風俗易曉，學術難明。其間分別，如是而已。中國與外族文化之接觸，最先爲印度佛教之東來。佛教雖爲一宗教，而其所內涵

之學術意義亦特豐。佛教之中國化，則得由中國學術傳統中所賦有之獨特性之功。南北朝隋唐高僧，多兼通內外學，遂使中國學術逐漸滲入於佛教信仰中，而佛教之在中國，乃亦隨之而變。

近代中國，與歐西文化接觸，雙方文化傳統各不同，因此上而學術，下而風俗，雙方亦各不同。近代國人，乃有國學一名詞之興起。或疑學術當具世界共同性，何可獨立於世界共同性學術之外，而別標國學一名詞。不知同屬人類，斯必具人類之共同性，然亦何害於各人有各人之個性。卽就西方言，不論文學史學哲學，英美法德諸邦，縱在同一文化系統之下，亦復有其在學術上各自內涵之獨性之存在。更何論中國與西歐，其相互間，在學術上之不能無相異，事更宜然，理無足怪。

今國人一切以信奉西方爲歸，羣遵西方學術成規，返治中國傳統舊存諸學，精神宗旨既各異趨，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繩律，則中國舊學，乃若不見有是處。抑且欲瞭解中國舊學，亦當從中國舊學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尋求瞭解，否則將貌似神非，并亦一無所知。既所不知，又何從而有所正確之批判。

或又謂時代變，斯學術亦當隨而變，此固是矣。不僅西方學術，遠自希臘，迄於現代，固已時時有變。卽中國學術亦然。自西周以迄先秦，下經兩漢，循至於近代，亦何嘗不隨時

有變。如人之自嬰孩而成年而壯而老，豈亦隨時有變。然而各有生命，各有個性。我不能變而爲彼，彼亦不能變而爲我，此則終有其不可變者。故人貴求自立，謂他人父，而血統終不屬，此亦無奈之何者。

今人又競言復興文化，又必申言其決非復古，斯亦是矣。然復興與改造有不同。新中國之新文化則仍當從舊中國舊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謂之是復興。若必待徹底毀滅了舊中國舊文化，赤地新建，異軍特起，此又烏得謂之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復興。故欲復興國家，復興文化，首當復興學術。而新學術則仍當從舊學術中翻新復興。此始爲中國學術文化將來光明一坦途。

推此言之，如欲創造中國新文學，仍當先求瞭解中國舊文學，期能從舊文學中翻新復興，而後乃有合理的中國新文學之產生。若一意模倣鈔襲西方文學，決心捨我而從之，此非中國文學之復興，乃屬中國文學之革命，其事易知，不煩深辨。而且以中國人使用中國文字描寫中國社會人生，亦決不能卽成爲西方文學。邯鄲學步，非驢非馬，其此之謂矣。

今若謂中國舊文學已死去，則中國社會人生依然存在，中國文字亦依然使用，只把這的那嗎換去了之乎者也，何得云中國文學已死。若僅謂近代中國人已不能讀中國古書，故說中國舊文學已死去，則正貴有志創造新文學者，能從中國古書詩經楚辭文選乃至唐宋以下各家

詩文詞曲說部中，熟玩深思，取精用宏，獨具機杼，使其推陳而出新，乃庶有當於文學復興或中國新文學之稱。否則只是西方文學之侵入與替代，斷非中國文學之復興與創造。抑且卽在今日，能讀詩經楚辭文選古籍者，亦尙有人。又烏得謂舊文學已全死去。縱謂其非社會大眾所知，則豈陽春白雪，亦當不得預於歌唱之林，乃惟下里巴人方得爲音樂之正宗？試問西方，亦豈如是。

要之，中國學術之必有其獨特性，亦如中國傳統文化之有其獨特性，兩者相關，不可分割。非瞭解中國學術之獨特性。卽亦將無以瞭解中國文化之獨特性。惟從另一面言之，亦可謂不明中國文化之獨特性，卽無以明中國學術之獨特性。今姑舉其最大者言之，中國文化之獨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國學術亦然。近人率多認文史哲諸科謂是屬於人文方面，其實中國學術之有關此諸科者，其內涵精神亦復有其獨特處。中國傳統，重視其所爲之學，而更重視爲此學之人。中國傳統，每認爲學屬於人，而非人屬於學。故人之爲學，必能以人爲主而學爲從。當以人爲學之中心，而不以學爲人之中。故中國學術乃亦尚通不尙專。既貴其學之能專，尤更貴其人之能通。故學問所尙，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尙爲學術分門類，使人人獲有其部分之智識。苟其僅見學，不見人。人隱於學，而不能以學顯人，斯卽非中國傳統之所貴。

中國自古亦即有所謂專家疇人之學，如天文曆法算數醫藥之類，此皆近代所謂屬於自然科學方面者，此等諸學，每易使人隱於學，而不能以學顯人。故中國古人傳統，每若對此等諸學較近忽視。實非忽視，乃求矯人之專一於此等諸學，各不相通，而易起其他之流弊。卽如孔門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何莫不然。一若此諸藝皆獨立在人之外，人乃從而學之，此則學爲主而人爲從，乃爲孔子所深戒。故孔子告子夏則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若僅知玉帛鐘鼓謂是禮樂之所在，此卽謂之小人儒。求能超乎玉帛鐘鼓，而知禮樂之中主要在有人，復有人之心之存在，斯乃爲真知禮樂者，如是而後始得謂之君子儒。故孔子教人學六藝，乃必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與道不同。苟徒知游於藝以爲學，將使人沒於藝，而終必背於道。近代科學發明中有原子彈，然原子彈若果不能召致世界和平，則亦藝而非道。故謂中國學術之獨特性所在，乃在其重人尤過於重學，重內尤過於重外，重道尤過於重藝。能由此思之，亦不難窺見中國傳統學術之甚深獨特性所在矣。

本書取名中國學術通義，亦可簡稱國學通義，乃彙集避赤氛來港臺近三十年中所爲雜文之有關於論中國傳統學術之獨特性所在者。首篇曰四部概論。中國學術自魏晉以下，向分經史子集四部。分而論之，合而觀之，四部學之大要，約略可見。次爲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

儒學尤爲中國學術之中心。四部之學，莫不以儒爲主。亦可謂儒學即是中國文化精神之中心。明於古今儒學之流變，卽知中國學術文化古今之變，與夫其爲變之所在矣。第三篇曰朱子學術述評。朱子爲孔子以後儒學之集大成者，其於四部之學皆有關涉。又自魏晉以下，儒釋道三家之相爭，乃由朱子而融會歸一。此下八百年，述朱反朱，亦莫不以朱子爲中心。明乎朱子之學，則先秦以下中國學術關鍵，胥莫外於此矣。本書中惟此稿，成在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期間，距今適三十年。篇中見解，幸有改進。取材一承舊稿，而闡述微有增易。今不知此所彙集，謬誤又幾何。恐年老更無長進，歉悚何似。又次曰中國文化中之史學。昔人謂六經皆史，欲治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主要卽在其歷史，昧忽其歷史實迹，則一切皆落於虛談。尤其中國史學，乃更易見我所謂中國學術之獨特性所在。近日國人不治史，不明往昔，而好作譏彈，此皆如無的放矢。又或以西方人眼光治中國史，仍將渺不得國史真相。下有附篇，同明一意。又其次曰中國文化中之文學。清儒章實齋有言，後世集部，卽古代子部之流變，此論殊寓深義。若如所言，則中國古代有經子，後世衍出史部與文集，本末一貫。四部之學，可以歸納而爲二。章氏之爲文史通義，卽此意也。近代又謂中國以前舊文學皆已死去，不知中國各代文學中皆寓有各代之人生。謂舊文學已死去，卽不啻若謂吾中華民族自今以前之舊人生舊文化皆已死去。則當前吾國人，將盡如行尸走肉。提唱新文學，乃欲爲當

前國人借魂起尸，其爲狂妄，實莫甚焉。

讀者試綜合上列諸篇，而會通觀之，庶可知中國學術，實自有其獨特性，而非可以專憑西方成見以爲評隲。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規以資研窮。治國學則必先尋究治國學之方法與途徑。下附泛論學術與師道，及有關學問之系統等諸篇，皆近通論性質，可資讀者有志進修之借鏡。學術明而後文化明，學術復興而後文化可復興。區區之意，竊在於此。其或語有不擇，見迂當世，知我罪我，所不敢計。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上元節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一。

中國學術通義 目錄

| | | | |
|----|------------|-------|-----|
| 一、 | 四部概論 | 五十六年 | 一 |
| | 上篇 | 經學與史學 | 一 |
| | 下篇 | 子學與文學 | 三三 |
| 二、 | 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 | 五十年 | 六七 |
| 三、 | 朱子學術述評 | 三十四年 | 九七 |
| 四、 | 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 | 六十二年 | 一三三 |
| 五、 | 張曉峯中華五千年史序 | 五十二年 | 一六一 |
| 六、 | 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文學 | 六十二年 | 一七九 |

| | | | |
|-----|--------------|------|-----|
| 七、 | 泛論學術與師道 | 五十一年 | 一九九 |
| 八、 | 有關學問之系統 | 五十一年 | 二二一 |
| 九、 | 學術與風氣 | 五十一年 | 二四五 |
| 一〇、 | 關於學問方面之智慧與功力 | | 二六五 |
| 一一、 | 學問與德性 | 五十一年 | 二八九 |
| 一二、 | 擇術與辨志 | 五十年 | 三〇七 |

附 註

本人已刊各書，討論國學大義及研修方法，與本書可相參發者，有國學概論、商務學齋、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學講演集、史學導言中央日報朱子學提綱等諸種，略附其目於此，以便參閱。

一、四部概論

上篇 經學與史學

文化不能與學術相分離，欲瞭解中國文化傳統，即不能不瞭解中國之學術傳統。欲研治中國學術，該從中國文化着眼，庶可把捉要點。而研究學術，亦即為瞭解文化之基礎。此篇分經史子集四部，扼要敘述，承學之士，如能由此獲得一門徑，與夫其精神歸宿之所在，則作者所深幸也。

一、經學

(一)

經學向認為是中國學術中最古最先起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門學問。但經學只指對於中國古代相傳幾部經書之特有研究而言。

中國古代經籍，最先分爲詩、書、禮、易、春秋五種，謂之五經。其實此五經之結集時代並不早，或當在秦末漢初之際。

漢人又稱六經爲六藝，而漢代並不會有樂之一經，則六經六藝之名只是虛設。

五經之後，又有七經、九經、十三經之彙集。此下中國經書則只限此十三種，並無再有增添。但所謂經學，則確然成爲中國各項學問中之最重要者，並可稱爲是中國學問之主要中心。

近代中國人開始和西方學術相接觸，遂對中國傳統中經學一部門發生了懷疑。或認爲經學只是幾部經書之結集，若把近代西方學術分類眼光加以分析，詩經應屬文學，尚書、春秋應屬史學，易經應屬哲學，儀禮是一部記載有關古代社會風俗的書，應屬史學與社會學範圍。把中國古代五經如是分析了，便不該再有所謂經學之獨立存在。

惟就中國以往學術傳統言，我們仍不能否認在中國以往學術史上確有一種經學之存在。

我們應本中國以往學術傳統來說明中國經學之實際內容，及發揮其何以在中國學術傳統上有

其重要地位之意義所在。至於此後中國學術界是否仍有此一項經學之存在，此屬另一問題，我們應先能解答了上一問題，乃可繼續討論下一問題。

我認爲，中國傳統學術有幾項特殊的側重點，此乃與中國文化傳統之特殊精神所在，有甚深密之關係，應先指出。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人文精神爲中心。遠在殷商時代，中國人對天或上帝的信仰，本極重要。此乃中國古代的宗教信仰，與其他民族實無大異。但到周初開國，周公把以前的宗教信仰轉移重心落實到人生實務上來，主要是在政治運用上。周公認爲天心只隨人心而轉移。而文學最是喚發人心溝通人心的一個主要工具，因此詩經遂成爲周公治國平天下的一部大經典。周公制禮作樂的一切大綱目，都表現在詩經裏。其次乃是尚書西周書中的大部分，都是有關當時實際政治的，尤其在誥令方面，都是有關政治思想與理論方面的。因此經學中詩和書兩種，都保留着周公當時許多在政治和教育上的主張和措施。

孔子最崇拜周公，把周公當時的種種思想和實際措施，加以一番極深密的探討和發揮，而完成了一種純學術性的組織圓密的思想體系，此下纔有所謂中國的儒家。

我們也可以說，周公開始把中國古代的宗教信仰轉移運用到政治場合中來，而周公之政治運用又是極富教育意味的。孔子則把周公的那一套政治和教育思想顛倒過來，想根據理想

的教育來建立理想的政治。但在最後，周公與孔子兩人，大體上仍保留着古代相傳宗教信仰之最高一層即關於天和上帝的信仰。

中國後代人認爲六經始於周公而成於孔子，羣奉六經爲一種主要典籍，認爲六經乃政（政治）教（教育）之本，而六經實應以詩書爲本，此一源流是如此。故經學精神亦是偏重在人文實務，而古代相傳的宗教信仰則愈後愈薄了。

二、其次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歷史精神的。既是看重了一切人文社會的實際措施，自然必會看重歷史經驗。因社會人文是在歷史演變中完成，又須歷史經驗來作指導。

周公是一個有實際成效的政治家，同時又是一個成功的歷史人物。孔子作春秋，成爲中國第一部最有系統而又寓有甚深哲理的歷史書，此是孔子生平的唯一著作。卽此可見中國經學裏歷史一項所佔分量之重大。所以中國此下經史之學是密切相通的。

尚書固然保留了當時許多歷史文件，但詩經中所包有的當時許多的歷史情實，更較書經爲豐富。詩經可謂是中國古代一部史詩。因其詩中大部分內容，實卽是歷史。至於春秋，則顯然是有意於一種正式的歷史編纂了。儀禮所載，是當時社會一切禮俗，亦得目爲是一部歷史書。惟其成書時代則尚在孔子之後。如此說來，五經中四經全可說其是歷史。只有易經，最早本不爲儒家所傳習，尤其是經中之十傳部份，都完成在孔子之後，更應在戰國晚年，其

中融會入許多道家陰陽家思想，顯然與上四種不同。但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人文精神既不反宗教，也不反自然，中國人總想把自然則律和人文措施相融會合，這是中國傳統理想中所謂的天人合一。易經一書，尤其是十翼便是古人用來探討自然與人文之相通律則的。因此易經也為後人重視而被列為經書之一了。

三、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融和合一精神的。中國古人並不會把文學、史學、宗教、哲學各別分類獨立起來，無寧是看重其相互關係，及其可相通合一處。因此中國人看學問，常認為其是一總體，多主張會通各方面而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研求。在中國學者看來，上述諸經書，常不認其是應該各自獨立的。

四、中國傳統文化，是注重教育精神的。中國古人看重由學來造成人，更看重過由人來造成學。因此，在中國學術傳統下，看重每一個學者，更甚於其看重每一項學問。中國古語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若我們僅把經學當做一種學問來看，此一學者易近於一經師，即為某一項學問之師。若我們把經學當做一種作育人的學問來看，此一學者易近為人師，即是可以為人人之師了。

因此，中國人研究經學，其最高嚮往，實在周公與孔子其人。周公成為一大政治家，孔子成為一大教育家。中國人認為只有會通綜合以上諸經而加以研究，纔能瞭解周公孔子之為